

文白对照

资治通鉴

中国文史出版社

萧枫
主编

陆



22.12

XF

V.6

文白对照

资治通鉴

第六册

主编 萧 枫

第二百四十三卷至第二百九十四卷
唐穆宗至后周世宗(公元 823 - 959 年)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 第二百四十三卷 唐纪五十九 穆宗长庆三年至文宗太和二年(823至828年)
..... (1)
- 第二百四十四卷 唐纪六十 文宗太和三年至七年(829至833年)..... (19)
- 第二百四十五卷 唐纪六十一 文宗太和八年至开成二年(834至837年)..... (33)
- 第二百四十六卷 唐纪六十二 文宗开成三年至武宗会昌二年(838至842年)
..... (48)
- 第二百四十七卷 唐纪六十三 武宗会昌三年至四年(843至844年7月)..... (65)
- 第二百四十八卷 唐纪六十四 武宗会昌四年至宣宗大中三年
(844年闰7月至849年)..... (78)
- 第二百四十九卷 唐纪六十五 宣宗大中四年至十三年(850至859年)..... (93)
- 第二百五十卷 唐纪六十六 懿宗咸通元年至八年(860至867年)..... (108)
- 第二百五十一卷 唐纪六十七 懿宗咸通九年至十年(868至869年)..... (123)
- 第二百五十二卷 唐纪六十八 懿宗咸通十一年至僖宗乾符三年(870至876年)
..... (137)
- 第二百五十三卷 唐纪六十九 僖宗乾符四年至广明元年(877至880年10月)
..... (150)
- 第二百五十四卷 唐纪七十 僖宗广明元年至中和二年
(880年11月至882年4月)..... (164)
- 第二百五十五卷 唐纪七十一 僖宗中和二年至四年(882年5月至884年5月)
..... (177)
- 第二百五十六卷 唐纪七十二 僖宗中和四年至光启三年
(884年6月至887年3月)..... (191)
- 第二百五十七卷 唐纪七十三 僖宗光启三年至文德元年(887年4月至888年)
..... (206)
- 第二百五十八卷 唐纪七十四 昭宗龙纪元年至大顺二年(889至891年)..... (220)
- 第二百五十九卷 唐纪七十五 昭宗景福元年至乾宁元年(892至894年)..... (235)
- 第二百六十卷 唐纪七十六 昭宗乾宁二年至三年(895至896年)..... (250)
- 第二百六十一卷 唐纪七十七 昭宗乾宁四年至光化二年(897至899年)..... (263)
- 第二百六十二卷 唐纪七十八 昭宗光化三年至天复元年(900至901年)..... (274)
- 第二百六十三卷 唐纪七十九 昭宗天复二年至三年(902至903年正月)..... (290)
- 第二百六十四卷 唐纪八十 昭宗天复三年至天祐元年
(903年2月至904年闰4月)..... (303)
- 第二百六十五卷 唐纪八十一 昭宗天祐元年至昭宣帝天祐三年

- (904年5月至906年) (314)
- 第二百六十六卷 后梁纪一 太祖开平元年至二年(907至908年7月) (325)
- 第二百六十七卷 后梁纪二 太祖开平二年至乾化元年(908年8月至911年2月)
..... (340)
- 第二百六十八卷 后梁纪三 太祖乾化元年至均王乾化三年
(911年3月至913年11月) (353)
- 第二百六十九卷 后梁纪四 均王乾化三年至贞明三年(913年12月至917年6月)
..... (368)
- 第二百七十卷 后梁纪五 均王贞明三年至五年(917年7月至919年9月)
..... (385)
- 第二百七十一卷 后梁纪六 均王贞明五年至龙德元二年(919年10月至922年)
..... (401)
- 第二百七十二卷 后唐纪一 庄宗同光元年(923年) (414)
- 第二百七十三卷 后唐纪二 庄宗同光二年至三年(924至925年10月) (432)
- 第二百七十四卷 后唐纪三 庄宗同光三年至明宗天成元年
(925年11月至926年3月) (447)
- 第二百七十五卷 后唐纪四 明宗天成元年至二年(926年4月至927年6月)
..... (464)
- 第二百七十六卷 后唐纪五 明宗天成二年至四年(927年7月至929年) (477)
- 第二百七十七卷 后唐纪六 明宗长兴元年至三年(930至932年6月) (488)
- 第二百七十八卷 后唐纪七 明宗长兴三年至潞王清泰元年
(932年7月至934年闰正月) (503)
- 第二百七十九卷 后唐纪八 潞王清泰元年至二年(934年2月至935年) (514)
- 第二百八十卷 后晋纪一 高祖天福元年(936年) (531)
- 第二百八十一卷 后晋纪二 高祖天福二年至三年(937至938年) (546)
- 第二百八十二卷 后晋纪三 高祖天福四年至六年(939至941年) (559)
- 第二百八十三卷 后晋纪四 高祖天福七年至齐王开运元年(942至944年正月)
..... (574)
- 第二百八十四卷 后晋纪五 齐王开运元年至二年(944年2月至945年7月)
..... (590)
- 第二百八十五卷 后晋纪六 齐王开运二年至三年(945年8月至946年) (605)
- 第二百八十六卷 后汉纪一 高祖天福十二年(947年正月至4月) (620)
- 第二百八十七卷 后汉纪二 高祖天福十二年(947年5月至948年2月) (633)
- 第二百八十八卷 后汉纪三 高祖乾祐元年至隐帝乾祐二年
(948年3月至949年) (647)
- 第二百八十九卷 后汉纪四 隐帝乾祐三年(950年) (660)
- 第二百九十卷 后周纪一 太祖广顺元年至二年(951至952年8月) (675)
- 第二百九十一卷 后周纪二 太祖广顺二年至显德元年(952年9月至954年4月)
..... (690)

-
- 第二百九十二卷 后周纪三 太祖显德元年至世宗显德三年
(954年5月至956年2月) (704)
- 第二百九十三卷 后周纪四 世宗显德三年至四年(956年3月至957年) (720)
- 第二百九十四卷 后周纪五 世宗显德五年至六年(958至959年) (735)

文白对照资治通鉴第二百四十三卷

唐纪五十九 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下

长庆三年(癸卯、823)

户部侍郎牛僧孺，素为上所厚。初，韩弘之子右骁卫将军公武为其父谋，以财结中外。及公武卒，弘继薨，稚孙绍宗嗣，主藏奴与吏讼于御史府。上怜之，尽取弘财簿自阅视，凡中外主权，多纳弘货，独朱句细字曰：“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上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缪知人！”三月，壬戌，以僧孺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时僧孺与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八年不迁，以为李逢吉排己，引僧孺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夏，四月，甲午，安南奏陆州獠攻掠州县。

丙申，赐宣徽院供奉官钱，紫衣者百二十缗，下至承旨各有差。

初，翼城人郑注，眇小，目下视，而巧谄倾陷，善揣人意，以医游四方，羸贫甚。尝以药术干徐州牙将，牙将悦之，荐于节度使李愬。愬饵其药颇验，遂有宠，署为牙推，浸预军政，妄作威福，军府患之。监军王守澄以众情白愬，请去之，愬曰：“注虽如是，然奇才也，将军试与之语，苟无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谒守澄，守澄初有难色，不得已见之，坐语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语，恨相见之晚。明日，谓愬曰：“郑生诚如公言。”自是又有宠于守澄，权势益张，愬署为巡官，列于宾席。注既用事，恐牙将荐己者泄其本末，密以他罪譖之于愬，

愬杀之。及守澄入知枢密，挈注以西，为立居宅，贍给之；遂荐于上，上亦厚遇之。

自上有疾，守澄专制国事，势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与之谋议，语必通夕，关通赂遗，人莫能窥其迹。始则有微贱巧宦之士，或因以求进，数年之后，达官车马满其门矣。工部尚书郑权，家多姬妾，禄薄不能贍，因注通于守澄以求节镇；己酉，以权为岭南节度使。

五月，壬申，以尚书左丞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公绰过邓县，有二吏，一犯赃，一舞文，众谓公绰必杀犯赃者。公绰判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乱法，法亡。”竟诛舞文者。

丙子，以晋、慈二州为保义军，以观察使李寰为节度使。

六月，己丑，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六军不敢犯法，私相谓曰：“是尚欲烧佛骨，何可犯也！”

丙申，上自复道幸兴庆宫，至通化门楼，投绢二百匹施山僧。上之滥赐皆此类，不可悉纪。

癸卯，以左仆射裴度为司空、山南西道节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恶度，右补阙张又新等附逢吉，竞流谤毁伤度，竟出之。又新，荐之子也。

李逢吉为相，内结知枢密王守澄，势倾朝野。惟翰林学士李绅每承顾问，常排抑之，拟状至内庭，绅多所臧否；逢吉恶之，而

上待遇方厚，不能远也。会御史中丞缺，逢吉荐绅清直，宜居风宪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对官，不疑而可之。会绅与京兆尹、御史大夫韩愈争台参及他职事，文移往来，辞语不逊；逢吉奏二人不协，冬，十月，丙戌，以愈为兵部侍郎，绅为江西观察使。

己丑，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元颖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辛卯，安南奏黄洞蛮为寇。

韩愈、李绅入谢，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寤。壬辰，复以愈为吏部侍郎，绅为户部侍郎。

四年(甲辰、824)

春，正月，辛亥朔，上始御含元殿朝会。

初，柳泌等既诛，方士稍复因左右以进，上饵其金石之药。有处士张皋者上疏，以为：“神虑澹则血气和，嗜欲胜则疾疢作。药以攻疾，无疾不可饵也。昔孙思邈有言，‘药势有所偏助，令人藏气不平，借使有疾用药，犹须重慎。’庶人尚尔，况于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饵药致疾，此陛下所详知也，岂得复循其覆辙乎！今朝野之人纷纭窃议，但畏忤旨，莫敢进言。臣生长蓬艾，麋鹿与游，无所邀求，但粗知忠义，欲裨万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获。

丁卯，岭南奏黄洞蛮寇钦州，杀将吏。

庚午，上疾复作；壬申，大渐，命太子监国。宦官欲请郭太后临朝称制，太后曰：“昔武后称制，几危社稷。我家世守忠义，非武氏之比也。太子虽少，但得贤宰相辅之，卿辈勿预朝政，何患国家不安！自古岂有女子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书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钊闻有是议，密上牋曰：“苟果徇其请，臣请先帅诸子纳官爵归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庆，钟于吾兄。”是夕，上崩于寝殿。癸酉，以李逢吉摄冢宰。丙子，敬宗即位于太极东序。

初，穆宗之立，神策军士人赐钱五十千，宰相议以太厚难继，乃下诏称：“宿卫之

勤，诚宜厚赏，属频年旱歉，御府空虚，边兵尚未给衣，沾卹期于均济。神策军士人赐绢十匹、钱十千，畿内诸镇又减五千。仍出内库绫二百万匹付度支，充边军春衣。”时人善之。

自戊寅至庚辰，上赐宦官服色及锦彩金银甚众，或今日赐绿，明日赐绯。

初，穆宗既留李绅，李逢吉愈忌之。绅族子虞颇以文学知名，自言不乐仕进，隐居华阳川。及从父耆为左拾遗，虞与耆书求荐，误达于绅；绅以书谓之，且以语于众人。虞深怨之，乃诣逢吉，悉以绅平日密论逢吉之语告之。逢吉益怒，使虞与补阙张又新及从子前河阳掌书记仲言等伺求绅短，扬之于士大夫间；且言：“绅潜察士大夫有群居议论者，辄指为朋党，白之于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

及敬宗即位，逢吉与其党快绅失势，又恐上复用之，日夜谋议，思所以害绅者。楚州刺史苏遇谓逢吉之党曰：“主上初听政，必开延英，有次对官，惟此可防。”其党以为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听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于上曰：“陛下所以为储贰，臣备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颖、李绅辈，皆欲立深王。”度支员外郎李续之等继上章言之。上时年十六，疑未信。会逢吉亦有奏，言：“绅不利于上，请加贬滴。”上犹再三复问，然后从之。二月，癸未，贬绅为端州司马。逢吉仍帅百官表贺，既退，百官复诣中书贺，逢吉方与张又新语，门者弗内；良久，又新挥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让。”众骇愕辟易，惮之。右拾遗内供奉吴思独不贺，逢吉怒，以思为吐蕃告哀使。丙戌，贬翰林学士庞严为信州刺史，蒋防为汀州刺史。严，寿州人，与防皆绅所引也。给事中于敖，素与严善，封还敕书；人为之惧，曰：“于给事为庞、蒋直冤，犯宰相怒，诚所难也！”及奏下，乃言贬之太轻。逢吉由是奖之。

张又新等犹忌绅，日上书言贬绅太轻，上许为杀之；朝臣莫敢言，独翰林侍读学士韦处厚上疏，指述：“绅为逢吉之党所谗，人情叹骇。绅蒙先朝奖用，借使有罪，犹宜容假，以成三年无改之孝，况无罪乎！”于是上稍开寤，会阅禁中文书，有穆宗所封文书一篋，发之，得裴度、杜元颖、李绅疏请立上为太子，上乃嗟叹，悉焚人所上谮绅书，虽未即召还，后有言者，不复听矣。

三月，壬子，赦天下；诸道常贡之外，毋得进奉。

上视朝每晏，戊辰，日绝高尚未坐，百官班于紫宸门外，老病者几至僵踣。谏议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论坐晚，今晨愈甚，请出阁待罪于金吾仗。”既坐班退，左拾遗刘栖楚独留，进言曰：“宪宗及先帝皆长君，四方犹多叛乱。陛下富于春秋，嗣位之初，当宵衣求理；而嗜寝乐色，日晏方起，梓宫在殒，鼓吹日喧，令闻未彰，恶声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长，请碎首玉阶以谢谏职之旷。”遂以额叩龙墀，见血不已，响闻阁外。李逢吉宣曰：“刘栖楚休叩头，俟进止！”栖楚捧首而起，更论宦官事，上连挥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请继以死。”牛僧孺宣曰：“听奏知，门外俟进止！”栖楚乃出，待罪于金吾仗，于是宰相赞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归。寻擢栖楚为起居舍人，仍赐绯。栖楚辞疾不拜，归东都。

庚午，赐内教坊钱万缗，以备行幸。

夏，四月，甲午，淮南节度使王播罢盐铁转运使。

乙未，以布衣姜洽为补阙，试大理评事陆涛、布衣李虞、刘坚为拾遗。时李逢吉用事，所亲厚者张又新、李仲言、李续之、李虞、刘栖楚、姜洽及拾遗张权舆、程昔范，又有从而附丽之者，时人恶逢吉者，目之有八关、十六子。

卜者苏玄明与染坊供人张韶善，玄明谓韶曰：“我为子卜，当升殿坐，与我共食。

今主上昼夜毬猎，多不在宫中，大事可图也。”韶以为然，乃与玄明谋结染工无赖者百余人，丙申，匿兵于紫草车，载以入银台门，伺夜作乱。未达所诣，有疑其重载而诘之者，韶急，即杀诘者，与其徒易服挥兵，大呼趣禁庭。

上时在清思殿击毬，诸宦者见之，惊骇，急入闭门，走白上；盗寻斩关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谦有宠于上，每两军角伎艺，上常佑右军。至是，上狼狽欲幸右军，左右曰：“右军远，恐遇盗，不若幸左军近。”上从之。左神策中尉河中马存亮闻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负上入军中，遣大将康艺全将骑卒入宫讨贼。上忧二太后隔绝，存亮复以五百骑迎二太后至军。

张韶升清思殿，坐御榻，与苏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惊曰：“事止此邪！”韶惧而走。会康艺全与右军兵马使尚国忠引兵至，合击之，杀韶、玄明及其党，死者狼藉。逮夜始定，余党犹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获之。

时宫门皆闭，上宿于左军，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惶骇。丁酉，上还宫，宰相帅百官诣延英门贺，来者不过数十人。盗所历诸门，监门宦者三十五人法当死；己亥，诏并杖之，仍不改职任。壬寅，厚赏两军立功将士。

五月，乙卯，以吏部侍郎李程、户部侍郎·判度支窦易直并同平章事。上问相于李逢吉，逢吉列上当时大臣有资望者，程为之首，故用之。上好治宫室，欲营别殿，制度甚广，李程谏，请以所具木石回奉山陵，上即从之。

上闻王庭湊屠牛元翼家，叹宰辅非才，使凶贼纵暴。翰林学士韦处厚因上疏言：“裴度勋高中夏，声播外夷，若置之岩廊，委其参决，河北、山东必禀朝算。管仲曰：‘人离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理乱之本，非有他术，顺人则理，违人则乱。伏承陛下

当食叹息，恨无萧、曹，今有裴度尚不能留，此冯唐所以谓汉文得廉颇、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当委之，信之，亲之，礼之，于事不效，于国无劳，则置之散寮，黜之远郡，如此，则在位者不敢不厉，将进者不敢苟求。臣与逢吉素无私嫌，尝为裴度无辜贬官。今之所陈，上答圣明，下达群议耳。”上见度奏状无平章事，以问处厚。处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状。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劝上加礼于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

甲戌，侍御史温造于阁内奏弹祐违敕进奉，请论如法，诏释之。祐谓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吴元济，未尝心动，今日胆落于温御史矣！”

九月，丁未，波斯李苏沙献沉香亭子材。左拾遗李汉上言：“此何异瑶台、琼室！”上虽怒，亦优容之。汉，道明之六世孙也。

冬，十月，戊戌，翰林学士韦处厚谏上宴游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损寿，臣是时不死谏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才一岁，臣安敢畏死而不谏乎！”上感其言，赐锦彩百匹、银器四。

庚申，葬睿圣文惠孝皇帝于光陵；庙号穆宗。

王播以钱十万缗赂王守澄，求复领利权。十二月，癸未，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柳公权，起居舍人宋申锡，拾遗李景让、薛廷老请开延英论其奸邪。上问：“前廷争者不在中邪？”即日，除刘栖楚谏议大夫。

乙未，徐泗观察使王智兴以上生日，请于泗州置戒坛，度僧尼以资福；许之。自元和以来，敕禁此弊，智兴欲聚货，首请置之，于是四方辐凑，江、淮尤甚，智兴家货由此累巨万。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钜制，至降诞日方停，计两浙、福建当失六十万丁。”奏至，即日罢之。

是岁，回鹘崇德可汗卒，弟蜀萨特勒

立。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 宝历元年(乙巳、825)

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还，御丹凤楼，赦天下，改元。

先是鄂令崔发闹外喧嚣，问之，曰：“五坊人殴百姓。”发怒，命擒以入，曳之于庭。时已昏黑，良久，诘之，乃中使也。上怒，收发，系御史台。是日，发与诸囚立金鸡下，忽有品官数十人执梃乱捶发，破面折齿，绝气乃去；数刻而苏，复有继来求击之者，台吏以席蔽之，仅免。上命复系发于台狱而释诸囚。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乙卯，升鄂岳为武昌军，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节度使。

中旨复以王播兼盐铁转运使，谏官屡争之；上皆不纳。

牛僧孺过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柳公绰服囊鞬候于馆舍，将佐谏曰：“襄阳地高于夏口，此礼太过！”公绰曰：“奇章公甫离台席，方镇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上游幸无常，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二月，壬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献《丹扈六箴》：一曰《宵衣》，以讽视朝希晚；二曰《正服》，以讽服御乖异；三曰《罢献》，以讽征求玩好；四曰《纳诲》，以讽侮弄谗言；五曰《辨邪》，以讽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讽轻出游幸。其《纳诲箴》略曰：“汉鹜流洒，举白浮钟；魏馥侈汰，陵霄作宫。忠虽不忤，善亦不从。以规为瑱，是谓塞聪。”《防微箴》曰：“乱臣猖獗，非可遽数。玄服莫辨，触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睹貌献餐，斯可戒惧！”上优诏答之。

上既复系崔发于狱，给事中李渤上言：

“县令不应曳中人，中人不应对御囚，其罪一也。然县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后。中人横暴，一至于此。若不早正刑书，臣恐四方藩镇闻之，则慢易之心生矣。”谏议大夫张仲方上言，略曰：“鸿恩将布于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泽遍被于昆虫而独遗崔发。”自余谏官论奏甚众，上皆不听。戊子，李逢吉等从容言于上曰：“崔发辄曳中人，诚大不敬，然其母，故相韦贯之之姊也，年垂八十，自发下狱，积忧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谏官但言发冤，未尝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为不赦之！”即命中使释其罪，送归家，仍慰劳其母。母对中使杖发四十。

三月，辛酉，遣司门郎中于人文册回鹘曷萨特勒为爱登里囉汨没密於合毗伽昭礼可汗。

夏，四月，癸巳，群臣上尊号曰文武大圣广孝皇帝；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经量移者，宜与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学士韦处厚上言：“逢吉恐李绅量移，故有此处置。如此，则应近年流贬官，因李绅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赦文改之。绅由是得移江州长史。

秋，七月，甲辰，盐铁使王播进美余绢百万匹。播领盐铁，诛求严急，正入不充而美余相继。

己未，诏王播造竞渡船二十艘，运材于京师造之，计用转运半年之费。谏议大夫张仲方等力谏，乃减其半。

昭义节度使刘悟之去郢州也，以郢兵二千自随为亲兵。八月，庚戌，悟暴疾薨，子将作监主簿从谏匿其丧，与大将刘武德及亲兵谋，以悟遗表求知留后。司马贾直言入责从谏曰：“尔父提十二州地归朝廷，其功非细，只以张汶之故，自谓不洁淋头，竟至羞死。尔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为人！”从谏恐悚不能对，乃发丧。

初，陈留人武昭罢石州刺史，为袁王府长史，郁郁怨执政。李逢吉与李程不相悦，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人，激怒之云，程欲与昭官，为逢吉所沮。昭因酒酣，对左金吾兵曹茅汇言欲刺逢吉，为人所告。九月，庚辰，诏三司鞠之。前河阳掌书记李仲言谓汇曰：“君言李程与昭谋则生，不然必死。”汇曰：“冤死甘心！诬人自全，汇不为也！”狱成，冬，十月，甲子，武昭杖死，李仍叔贬道州司马，李仲言流象州，茅汇流崖州。

上欲幸骊山温汤，左仆射李絳、谏议大夫张仲方等屡谏不听，拾遗张权舆伏紫宸殿下，叩头谏曰：“昔周幽王幸骊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国亡；玄宗宫骊山而祿山乱；先帝幸骊山，享年不长。”上曰：“骊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验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温汤，即日还宫，谓左右曰：“彼叩头者之言，安足信哉！”

丙申，立皇子普为晋王。

朝廷得刘悟遗表，议者多言上党内镇，与河朔异，不可许。左仆射李絳上疏，认为：“兵机尚速，威断贵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谋。刘悟死已数月，朝廷尚未处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机。今昭义兵众，必不尽与从谏同谋，纵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效顺。从谏未尝久典兵马，威惠未加于人。又此道素贫，非时必无优赏。今朝廷但速除近泽潞一将充昭义节度使，令兼程赴镇，从谏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谓‘先人夺人之心’也。新使既至，军心自有所系；从谏无位，何名主张，设使谋挠朝命，其将士必不肯从。今朝廷久无处分，彼军不晓朝廷之意，欲效顺则恐忽授从谏，欲同恶则恐别更除人，犹豫之间，若有奸人之为画策，虚张赏，设钱数，军士观望，尤难指挥。伏望速赐裁断，仍先下明敕，宣示军众，奖其从来忠节，赐新使缗五十万匹，使之赏设；续除刘从谏一刺史。从谏既粗有所得，必且择

利而行，万无违拒。设不从命，臣亦以为不假攻讨。何则？臣闻从谏已禁山东三州军士不许自畜兵刀，足明群心殊未得一，帐下之事亦不在疑。熟计利害，决无即授从谏之理。”时李逢吉、王守澄计议已定，竟不用绛等谋。

李绛好直言，李逢吉恶之。故事，仆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于廷，尚书以下每月当牙。元和中，伊慎为仆射，太常博士韦谦上言旧仪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势，与绛相遇于途，不之避。绛引故事上言：“仆射，国初为正宰相，礼数至重。饶人才忝位，自宜别授贤良；若朝命守官，岂得有亏法制。乞下百官详定。”议者多从绛议。上听行旧仪。甲子，以绛有足疾，除太子少师、分司。

言事者多称裴度贤，不宜弃之藩镇，上数遣使至兴元劳问度，密示以还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党大惧。

二年(丙午、826)

春，正月，壬辰，裴度自兴元入朝，李逢吉之党百计毁之。先是民间谣云：“绯衣小儿担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又，长安城中有横亘六冈，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冈。张权舆上言：“度名应图谶，宅占冈原，不召而来，其旨可见”。上虽年少，悉察其诬谤，待度益厚。

度初至京师，朝士填门，度留客饮。京兆尹刘栖楚附度耳语，侍御史崔咸举觞罚度曰：“丞相不应许所由官咕啜耳语。”度笑而饮之。栖楚不自安，趋出。

二月，丁未，以度为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书，左右忽白失印，闻者失色。度饮酒自如；顷之，左右白复于故处得印，度不应。或问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盗之以印书券耳，急之则投诸水火，缓之则复还故处。”人服其识量。

上自即位以来，欲幸东都，宰相及朝臣谏者甚众，上皆不听，决意必行，已令度支

员外郎卢贞按视，修东都宫阙及道中行宫。裴度从容言于上曰：“国家本设两都以备巡幸，自多难以来，兹事遂废。今宫阙、营垒、百司廨舍率已荒陬，陛下倘欲行幸，宜命有司岁月间徐加完葺，然后可往。”上曰：“从来言事者皆云不当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会朱克融、王庭凑皆请以兵匠助修东都。三月丁亥，敕以修东都烦扰，罢之，召卢贞还。

先是，朝廷遣中使赐朱克融时服，克融以为疏恶，执留敕使；又奏“当道今岁将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万端匹”；又奏“欲将兵马及丁匠五千助修宫阙”。上患之，以问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对曰：“克融无礼已甚，殆将毙矣！譬如猛兽，自于山林中咆哮跳踉，久当自困，必不敢辄离巢穴。愿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后，徐赐诏书云：‘闻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还，朕自有处分。时服，有司制造不谨，朕甚欲知之，已令区处。其将士春衣，从来非朝廷征发，皆本道自备。朕不爱数十万匹物，但素无此例，不可独与范阳。’所称助修宫阙，皆是虚语，若欲直挫其奸，宜云‘丁匠宜速遣来，已令所在排比供拟’。彼得此诏，必苍黄失图。若且示含容，则云‘修宫阙事在有司，不假丁匠远来’。如是而已。不足劳圣虑也。”上悦，从之。

五月，幽州军乱，杀朱克融及其子延龄，军中立其少子延嗣主军务。

道士赵归真说上以神仙，僧惟贞、齐贤、正简说上以祈祷求福，皆出入宫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请遍历江、岭，求访异人。有润州人周息元，自言寿数百岁，上遣中使迎之。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师，上馆之禁中山亭。

壬申，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程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冬，十月，己亥，以李载义为卢龙节度使。

十一月，甲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上游戏无度，狎暱群小，善击毬，好手搏，禁军及诸道争献力士，又以钱万缗付内园令召募力士，昼夜不离侧；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复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逊，辄配流、籍没；宦官小过，动遭捶撻，皆怨且惧。十二月，辛丑，上夜猎还宫，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及击毬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二十八人饮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烛忽灭，苏佐明等弑上于室内。刘克明等矫称上旨，命翰林学士路隋草遗制，以绛王悟权当军国事。壬寅，宣遗制，绛王见宰相百官于紫宸外庑。

克明等欲易置内侍之执权者，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定议，以卫兵迎江王涵入宫，发左·右神策、飞龙兵进讨贼党，尽斩之。克明赴井，出而斩之。绛王为乱兵所害。

时事起苍猝，守澄以翰林学士韦处厚博通古今，一夕处置，皆与之共议。守澄等欲号令中外，而疑所以为辞。处厚曰：“正名讨罪，于义何嫌；安可依违，有所讳避！”又问：“江王当如何践阼？”处厚曰：“诘朝，当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内难。然后群臣三表劝进，以太皇太后令册命即皇帝位。”当时皆从其言，时不暇复问有司，凡百仪法，皆出于处厚，无不叶宜。

癸卯，以裴度摄冢宰。百官谒见江王于紫宸外庑，王素服涕泣。

乙巳，文宗即位，更名昂。戊申，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王太后为宝历太后。是时，郭太后居兴庆宫，王太后居义安殿，萧太后居大内。上性孝谨，事三宫如一，每得珍异之物，先荐郊庙，次奉三宫，然后进御。萧太后，闽人也。

庚戌，以翰林学士韦处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上自为诸王，深知两朝之弊，及即位，

励精求治，去奢从俭。诏宫女非有职掌者皆出之，出三千余人。五坊鹰犬，准元和故事，量留校猎外，悉放之。有司供官禁年支物，并准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总监冗食千二百余员，停诸司新加衣粮。御马坊场及近岁别贮钱谷、所占陂田，悉归之有司。先宣索组绣、雕镂之物，悉罢之。敬宗之世，每月视朝不过一二，上始复旧制，每奇日未尝不视朝，对宰相群臣延访政事，久之方罢。待制官旧虽设之，未尝召对，至是屡蒙延问。其辍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贺，以为太平可冀。

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上之上 太和元年(丁未,827)

上虽虚怀听纳而不能坚决，与宰相议事已定，寻复中变。夏，四月，丙辰，韦处厚于延英极论之，因请避位；上再三慰劳之。

忠武节度使王沛薨。庚申，以太仆卿高瑀为忠武节度使。

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高者，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以赂中尉，动逾亿万，然后得之，未尝由执政；至镇，则重敛以偿所负。及沛薨，裴度、韦处厚始奏以瑀代之。中外相贺曰：“自今债帅鲜矣！”

五月，丙子，以天平节度使乌重胤为横海节度使，以前横海节度副使李同捷为充海节度使。朝廷犹虑河南、北节度使搆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宪诚同平章事。丁丑，加卢龙李载义、平卢康志睦、成德王庭凑检校官。

盐铁使王播自淮南入朝，力困大用，所献银器以千计，绫绢以十万计。六月，癸巳，以播为左仆射，同平章事。

秋，七月，癸酉，葬睿武昭愍孝皇帝于庄陵；庙号敬宗。

李同捷托为将士所留，不受诏；乙酉，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奏请将本军三万人，自

备五月粮以讨同捷，许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乌重胤、王智兴、康志睦、史宪诚、李载义与义成节度使李昕、义武节度使张璠各帅本军讨之。

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赂河北诸镇。戊午，李载义执其侄，并所赂献之。

史宪诚与李全略为婚姻，及同捷叛，密以粮助之。裴度不知其所为，谓宪诚无贰心。宪诚遣亲吏至中书请事，韦处厚谓曰：“晋公于上前以百口保尔使主；处厚则不然，但仰俟所为，自有朝典耳！”宪诚惧，不敢复与同捷通。

二年(戊申,828)

春，三月，己卯，王智兴攻棣州，焚其三门。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上亲策制举人，贤良方正昌平刘贲对策，极言其祸，其略曰：“陛下宜先忧者，宫闈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又曰：“陛下将杜篡弑之渐，则居正位而近正人，远刀锯之贱，亲骨鲠之直，辅相得以专其任，庶职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衰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祸稔萧墙，奸生帷幄，臣恐曹节、侯览复生于今日。”又曰：“忠贤无腹心之寄，阉寺持废立之权，陷先君不得正其终，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达人臣之节，首乱者以安君为名；不究《春秋》之微，称兵者以逐恶为义。则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于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阴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之役，戒其所宜戒，忧其所宜忧！既不能治于前，当治于后；既不能正其始，当正其终；则可以虔奉典谟，克承丕构矣。昔秦之亡也失于强暴，汉之亡也失于微弱。强暴则贼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则奸臣窃权而震主。伏见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祸，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轸亡汉之忧，以杜其渐，则祖宗之鸿业可

绍，三、五之遐轨可追矣。”又曰：“臣闻昔汉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余事，其心甚诚，其称甚美，然而纪纲日紊，国祚日衰，奸宄日强，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择贤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诚能揭国权以归相，持兵柄以归将，则心无不达，行无不孚矣。”又曰：“法宜画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员，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则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则破律于中，法出多门；人无所措，实由兵农势异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请；六军不主兵事，止于养勋阶。军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职。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踏军门，视农夫如草芥。谋不足以翦除凶逆而诈足以抑扬威福，勇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闾。羈縻藩臣，干陵宰辅，隳裂王度，汨乱朝经。张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观衅之心，无伏节死难之义。岂先王经文纬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戮，盖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岂忍姑息时忌，窃陛下一命之宠哉！”

闰月，丙戌朔，史宪诚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马使元志绍将兵二万五千趣德州讨李同捷。时宪诚欲助同捷，唐泣谏，且请发兵讨之；宪诚不能违。

甲午，贤良方正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马植、崔琦、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等见刘贲策，皆叹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诏下，物论囂然称屈。谏官、御史欲论奏，执政抑之。李郃曰：“刘贲下第，我辈登科，能无厚颜！”乃上疏，以为：“贲所对策，汉、魏以来无与为比。今有司以贲指切左右，不敢以闻，恐忠良道穷，纲纪遂绝。况臣所对不及贲远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贲直。”不报。贲由是不得仕于朝，终于使府御史。

王庭凑阴以兵及盐粮助李同捷，上欲

讨之。

九月，丁亥，王智兴奏拔棣州。

壬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处厚薨。

李同捷军势日蹙，王庭凑不能救，乃遣人说魏博大将亓志绍，使杀史宪诚父子取

魏博；志绍遂作乱，引所部兵二万人还逼魏州。丁丑，命谏议大夫柏耆宣慰魏博，且发义成、河阳兵以讨志绍。

戊寅，以翰林学士路隋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译文〕

唐纪五十九 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下
长庆三年（癸卯、公元823年）

户部侍郎牛僧孺，平时皇上对他很优厚。起初，韩弘的儿子右骁卫将军公武为他父亲设计，用钱财结交朝廷内外。等到公武死了，韩弘也跟着死了，年少的孙子绍宗继位，主管守藏的奴仆和官吏在御史府打官司。皇上可怜他，把韩弘的帐簿全部拿来亲自查看，凡是有权势的朝廷内外官，都收韩弘的财货，只有红笔写的小字说：“某年月日，送给户部牛侍郎千万贯钱，不收。”皇上异常高兴，拿给左右看，说：“果然，我不会看错人！”三月，壬戌日（初七），任命僧孺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当时僧孺和李德裕都有做宰相的资格；德裕派出去做浙西观察使，八年没有提升，以为李逢吉排挤自己，引荐僧孺做宰相。从此牛、李之间的仇隙更深。

夏，四月，甲午日（初十），安南奏报陆州的獠人攻打抢掠州县。

丙申日（十二日），赏钱给宣徽院供奉官，穿紫衣的一百二十贯，下到承旨，各有差等。

起初，翼城人郑注，身材瘦小，眼睛往下看，但却巧言狡诈谄媚，善于揣摩人意，以医术游行四方，羁旅在外很贫穷。曾以医术求见徐州牙将，牙将很喜欢他，推荐给节度使李诉。李诉吃了他的药很有效，于是他就得宠了，被任用为牙推，渐渐参预军政，胡乱作威作福，军府里的人很讨厌他。监军王守澄把大家的心意报告李诉，请求除去他，李诉说：“郑注虽然这样，但他是奇才，将军你和他讲话试试看，如果觉得他没有可取的地方，再去掉他还晚。”于是教郑注去见守澄，守澄起初有些为难，没办法只得接见他，坐着谈话没多久，说得守澄非常高兴，引到中堂，促膝而坐说说笑笑，两人相见恨晚。第二天，守澄对李诉说：“郑先生的确如你所说的那样好。”从此郑注又得到守澄的宠

幸，权势更大，李诉用他做巡官，排在宾客之位。郑注既已做了官，担心推荐自己的牙将走漏了他的实情，秘密以别的罪名在李诉面前诬告他，李诉杀了他。等到守澄入朝掌管国政，带郑注到西边来，为他修房子，供给他财物使用，推举给皇上，皇上对他也很亲厚。

自从皇上生病，守澄专管国事，权势撼动朝野；郑注日夜在他家进出，和他商量事情，一谈就是整夜，为人通关节送贿赂，别人看不到任何行迹。开始有低贱善于钻营之士，借他以求进身，几年之后，门口满是达官的车马。工部尚书郑权，家里有很多姬妾，俸禄很少养不活，因郑注打通守澄要求做节度使；己酉日（二十五日），派郑权做岭南节度使。

五月，壬申日（十八日），任命尚书左丞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公绰经过邓县，有两个县吏，一个犯了贪污的罪，一个违法舞弊，大家说公绰必定杀死犯贪污罪的人。公绰判决说：“贪脏犯法，法还在；奸吏玩弄法律，法律就不存在了。”最后杀了违法舞弊的人。

丙子日（二十二日），以晋、慈二州为保义军，任命观察使李寰为节度使。

六月，己丑日（初六），任命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六军不敢犯法，私下互相说：“这人甚至想烧佛骨，怎能触犯他！”

丙申日（十四日），皇上从复道到兴庆宫去，走到通化门楼，丢了两百匹绢到门楼下施给山僧。皇上之乱施赏赐都像这样，记都记不完。

癸卯日（二十一日），任命左仆射裴度为司空、山南西道节度使，不兼任平章事。李逢吉恨裴度，右补阙张又新等依附逢吉，争相传布流言中伤裴度，终于把他排挤出去了。又新，是张荐的儿子。

李逢吉做宰相，在朝内和掌管枢密的王守澄私通在一起，权势倾动朝野。只有翰林学士李绅每次接受皇上的问话，常排斥压制他们，他们所草拟的文书送到宫里，李绅常批评好坏；逢吉认为他是灾星，而皇上对他的恩遇正隆，不能使他被疏远。刚好御史中丞有空缺，逢吉推荐李绅是清高正直的人，应该处在掌风纪法度的位置；皇上因为中丞也是次对官（在宰相之后，能面见皇上回答问题），不疑有他而准了。恰逢李绅和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韩愈，为京兆尹到任，是否到御史台向御史行参谒之礼起争执，和它的职事，公文来往，言语不谦虚；逢吉上奏说二人不和睦，冬，十月，丙戌日（初五），委任韩愈做兵部侍郎，李绅为江西观察使。

己丑日（初八），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元颖同平章事、代西川节度使。

辛卯日（初十），安南上奏，黄洞蛮入侵。

韩愈、李绅入朝致谢，皇上让他们各自诉说事情的经过，皇上听了才大为醒悟。壬辰日（十一日），又任命韩愈为吏部侍郎，李绅为户部侍郎。

四年（甲辰、公元824年）

春，正月，辛亥朔日（初一），皇上开始到含元殿举行朝会。

起初，柳泌等人已被杀，方士慢慢又依靠左右的人被引进，皇上吃他们用金石做成的药。有一个叫张皋的处士（有学行而隐居没有做官的人）上疏，以为：“思虑清淡，血气就和平；贪欲多，就会生病。药是用来治病的，没有病不能吃药。从前孙思邈说过：‘药力会有偏向，令人五脏之气不和平，倘若有病用药，还须慎重。’百姓况且如此，何况天子呢？先帝相信方士的胡言乱语，吃药生病，这是陛下清楚的，怎能再蹈覆辙呢？现在朝野的人私下议论纷纷，只是害怕抗拒旨意，没有人敢说话。臣生长在草野之中，与麋鹿同游，无所请求，只是略知忠义，想对陛下有万分之一的益处。”皇上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派人去找他，找不到。

丁卯日（十七日），岭南奏报黄洞蛮攻打钦州，杀死将吏。

庚午日（二十日），皇上的病又发作了；壬申日（二十二日），病重，命令太子理国。宦官想请求郭太后垂帘听政，太后说：“从前武后听政，几乎危损国家。我家世代遵守忠义，不是武氏那一类人。太子年纪虽小，只要有贤相辅佐，你们不要干涉朝

政，怎么害怕国家不安定！自古以来，那有女子做天下之主，而能达到唐、虞的太平盛世的呢？”拿起制书来亲手扯烂。太后的哥哥太常卿郭钊听说有这种消息，秘密送上一封信说：“假如真依从了他们的请求，臣请求先率领儿子们交出官爵回到乡下去。”太后哭泣着说：“祖先的福祚，集中在我哥哥身上。”当天傍晚，皇上在寝宫去世。癸酉日（二十三日），任命李逢吉兼任宰相。丙子日（二十六日），敬宗在太极殿的东序即位。

起初，穆宗即位的时候，神策军士每人赏给五十千钱，宰相商议，认为因赏赐太多，难以继续，于是下诏说：“宿卫辛勤，实在应该重赏，但连年旱灾，农作物歉收，宫中府库空虚，边境上的士兵还没有给衣服，关怀总希望公平。于是神策军士每人赏赐绢十匹、钱十千，京畿内各镇又减少五千金。将内库中的绫拿出二百万匹交给度支，做为边军的春衣。”当时的人非常称赞。

从戊寅日（二十八日）到庚辰日（三十日），皇上赏给宦官车马及很多锦缎、金银，或今天赐绿色，明天赐红色。

起初，穆宗留下李绅，李逢吉更怨恨他。李绅的族子李虞因文学闻名，自己说不喜欢做官，隐居在华阳川。等到从父（伯父或叔父）李耆做了左拾遗，李虞写信给李耆请求推举，信误送到李绅手里；李绅写信讥讽他，并且告诉众人。李虞很恨他，于是去见逢吉，把李绅平日秘密批评逢吉的话完全告诉他。逢吉更生气，教李虞和补阙张又新及前任河阳掌书记的侄子仲言等随时考察李绅的短处，传扬到士大夫中间；而且说：“李绅暗里观察士大夫有聚在一起议论的，就指为私党，向皇上汇报。”从此士大夫都恨他。

等到敬宗即位，逢吉和他的党羽因李绅失势感到很高兴，但又怕皇上再用他，于是日夜商议，思谋害李绅的办法。楚州刺史苏遇对逢吉的同党说：“皇上初听政，必定开延英殿，会召见次对官问话，只有这里可以防备。”同党认为对，匆忙报告逢吉说：“事情很急迫了，如果等到皇上听政，后悔都来不及了。”逢吉于是教王守澄对皇上说：“陛下所以能做储君，臣完全知道，都是逢吉的功劳。像杜元颖、李绅那些人，都想立深王。”度支员外郎李续之等跟着上奏章说这些话。皇上当时十六岁，有些怀疑不信，刚好逢吉也有奏章，说：“李绅对皇上不利，请贬他的官。”皇上还再三反复地问，然后才

同意。二月，癸未日（初三），贬李绅为端州司马。逢吉因而率领百官上表祝贺，退下后，百官又到中书道贺。逢吉正和张又新说话，看门的人不准他们进去；过了好久，又新擦着汗出来，不断向百官施礼说：“端溪之事（指加害李绅之事），又新不敢多谦让。”大家恐惧得倒退，都很怕他。只有右拾遗，内供奉吴思不道贺，逢吉很生气，派吴思做吐蕃告哀使。丙戌日（初六），贬翰林学士庞严为信州刺史，蒋防为汀州刺史。庞严，是寿州人。和蒋防都是李绅推荐的。给事中于敖、平素和庞严交情很好，把皇帝的敕书封好退回；人们都为他担忧，说：“于给事替庞、蒋申冤，不怕宰相恼火，实在难能可贵。”等到奏章批下来，竟说贬得太轻。逢吉因此嘉奖又新。

张又新等还是怨恨李绅，每天上书说李绅贬得太轻，皇上答应再降一些；朝廷的大臣没有谁敢说话，只有翰林侍读学士韦处厚上奏疏，指明说：“李绅被逢吉的一党毁谤，人们都哀叹惊骇。李绅蒙受先朝奖赏任用，即使有罪，还应当宽容，以完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孝心，何况他还没有罪呢！”于是皇上稍稍明白，恰好阅读宫中的文书，有一箱子穆宗封好的文书，打开看，看到裴度、杜元颖、李绅所上的奏疏，请求立皇上为太子，皇上这才叹息，把别人所上中伤李绅的奏表都烧毁，虽然没有立刻把李绅召回来，以后有说他坏话的，不再听了。

三月，壬子日（初三），大赦天下；命令各道在经常的贡品之外，不许进献财物。

皇上上朝常常很晚，戊辰日（十九日），太阳已很高，还没有坐朝，百官排列在紫宸门外，年老生病的几乎倒伏在地。谏议大夫李渤告诉宰相说：“昨天上疏议论皇上坐朝太晚，今天早晨更晚，请让我出阁到金吾仗等候惩罚。”已坐朝退班，左拾遗刘栖楚独自留下，对皇上说：“宪宗和先帝都是年纪大的君王，天下四方还有很多叛乱。陛下正当壮年，刚刚即位，应当早起治理国事；反而喜欢睡觉，喜好声色，很晚才起床，先帝的灵柩还没有下葬，却已有鼓吹奏乐的声音，天天闹腾，美好的声名没有卓越，恶名已传很远。臣担心君上的福祿不会久长，请让我在台阶上碰死，为荒废谏官的职责谢罪。”于是就用额头在龙阶上碰，流血了还不止，阁外都听见响声。李逢吉宣布旨意说：“刘栖楚停止磕头，等待处分。”栖楚捧着头起来，又谈

论宦官的事，皇上接连挥手教他出去。栖楚说：“不采用臣的建议，请让臣死。”牛僧孺宣读旨意说：“所奏的事皇上知道了，到门外等待处分！”栖楚这才出去，在金吾仗等待惩罚，于是宰相赞成他的建议。皇上命令中使到金吾仗，宣慰栖楚和李渤，教他们回去。不久提升栖楚为起居舍人，因而赐给他越级穿绯色。栖楚以生病为由拒绝不接受，回到东都。

庚午日（二十一日），赏给内教坊一万贯钱，以准备皇帝行幸之用。

夏，四月，甲午日（十五日），革除了淮南节度使王播盐铁转运使的职务。

乙未日（十六日），任用平民姜洽为补阙，试用大理评事陆贽、平民李虞、刘坚为拾遗。当时李逢吉当权，他亲近的人有张又新、李仲言、李续之、李虞、刘栖楚、姜洽和拾遗张权舆、程昔范，又有跟随归属的，当时厌恶逢吉的人，把他们看作八关、十六子。

卜卦的人苏玄明和在杂坊工作的张韶交情很好，玄明对张韶说：“我替你占了一卦，你会做天子，和我一起吃东西。现在皇上天天打球打猎，多半不在宫中，大事可以策划。”张韶认为有理，于是和玄明计划纠结一百多个轻薄无赖的染工，丙申日（十七日），把兵器藏在载紫草的车中，拉进银台门，等天黑作乱。还没有到达银台门，有人对车载的重量太重感到怀疑而加以盘查，张韶着急了，立刻杀死盘问的人，和他的手下换了衣服挥动兵器，大叫着冲进官中去。

皇上当时正在清思殿打球，那些宦官看见众人挥动兵器跑进来，大吃一惊，急忙关门，跑去报告皇上：那伙强盗不久就要破门而入。开始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谦很得皇上宠爱，每当左右两个军队比赛技艺，皇上常常偏袒右军。到现在情况危急皇上想到右神策军中去，左右的人说：“右军远，恐怕路上遇着强盗，不如到左军比较近。”皇上答应了。左神策中尉河中人马存亮听说皇上来了，跪出去迎接，捧着皇上的脚哭泣，亲自背皇上到军中，派大将康艺全带领骑兵入宫讨贼。皇上担忧两位太后消息隔绝，存亮又派五百骑兵迎接两位太后到军中。

张韶登上清思殿，坐在御榻上，和苏玄明共同吃东西，说：“果然像你说的。”玄明吃惊地说：“事情难道就这样吗？”张韶害怕，跑了。刚好康艺全